

散文

爷爷的星光

苏韵棠

每次想起爷爷,记忆里最先冒出来的,总是那碗“喜面条”的香气。喜面条是用小麦面擀的,碗里漂着翠绿葱花,淋着小磨香油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豫东农村,这碗面分量不轻——谁家添了进口,就得端着它给宗亲报喜。

母亲生三个姐姐时,都挨家挨户送过喜面条。宗亲们接过年,满脸是笑,连声恭贺,唯独送到爷爷奶奶那儿,光景不同。父亲总是端着两碗,奶奶欢喜接着,爷爷却皱着眉扭过脸,重重甩下一句:“搁一边去。”后来听奶奶说,爷爷一口都没吃过那面。

直到我出生。正值收秋种麦大忙时节,爷爷每天都在生产队打麦场忙碌。那天,八岁的大姐捧着喜面条,一路小跑找到他。“爷,吃饭了。”大姐怯生生地说。爷爷头也不抬,瞥了一眼,说:“放地上吧。”大姐记着母亲的叮嘱,急忙补了句:“爷,这次我添了个小弟弟。”“啥?真的?”爷爷猛地抬头,眼里亮了光,“把面端过来,我喝!”

大姐后来总结,爷爷几乎是抢过那碗面,呼噜呼噜喝得一滴汤都不剩。

这是我与爷爷的第一次交集,借着一碗喜面条。后来我才懂,爷爷不是不疼孙女,只是那时的农村,家族里没个男丁,就像房子少了大梁。我出生那天,爷爷不光喝光了喜面条,还提前收工,在院里老槐树下抽了三袋旱烟,哼了一晚上梆子戏。

我与爷爷真正亲近,是在三岁那年。二弟出生后,家里两张床挤不下,父母决定送我去爷爷家住。这一住,就是两年。夏天,奶奶整夜不睡,给我扇扇子赶蚊子;冬天,爷爷把我搂在怀里,帮我搓手暖脚。

我四岁那年冬天,爷爷要去村

外打麦场值夜。第一天晚上,他哄我睡着后才摸黑去。后半夜我伸手找爷爷,摸到空枕头,立马哭起来。奶奶被吵醒,给我穿好衣服,领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去找爷爷。那夜的月亮很细,像道弯眉毛,星光却格外亮。

爷爷见了我们,又惊又喜。从那以后,他每晚值夜都带着我,我们形影不离。

打麦场除了几个石碾,就是几个麦秸垛,那是生产队十几头牲口一冬的口粮。场边有一溜土坯房,其中一间房子里,左边放着爷爷睡的绳床,右边堆着铡好的一大堆麦秸。“床小,咱把被子铺麦秸上。”爷爷说。于是,麦秸堆成了我们的床。

晚上,打麦场静得很,夜空中的星星特别亮。我总缠着爷爷数星星:“爷爷,那几颗星咋像勺子?”“那一溜三颗星咋排这么齐?”

爷爷答不上来,就给我讲故事。他指着银河说,那是天河,拦着不让牛郎与七仙女见面。我那时特别恨王母娘娘,心疼牛郎和他的孩子。直到现在,夜空晴的时候,我还会下意识找银河,看看牛郎有没有过去。

爷爷没上过学,认字不多,讲这些全靠从别人那里听和自己琢磨。可我凡事爱刨根问底,常把他难住。

一天清晨,爷爷神秘地对我说:“今晚带你找个会讲‘冒话’(故事)的人,去不去?去了就得听我的,让喊啥喊啥,让走就得走。”我一听能听故事,立马答应了。

那天我盼着天黑,时间却走得特别慢。我在爷奶家门口的木墩上坐了半天,看母鸡带小鸡觅食,看蚂蚁搬家,看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。

天终于黑了。爷爷提着旱烟袋,带我出了村,去的是第四生产队的看场小屋。爷爷说看场的老头外号“老

炮”。爷爷喊他“叔”,让我喊他“太爷”。

到了地方,老炮太爷特别热情,拉着我的手:“这就是大孙子吧?快坐。”他旁边有小半碗炒黄豆,一个比我小的女孩正往嘴里扒。“这是今天炒的牲口料,我留了一把。你尝尝,香得很。”老炮太爷说。我怕吃了黄豆就没故事听了,就往爷爷身边挪了挪:“我不吃,刚吃完饭,不饿。”

“那坐下吧,你爷说你爱听‘冒话’,我的‘冒话’多着哩,给你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”老炮太爷笑了。我脸红着应了一声。爷爷拍了我一下,说:“今晚就听一个,太爷还得照管外孙女。”

老炮太爷的闺女出嫁后没了,留下俩外孙女,他和太奶各带一个,那晚我见的就是他小外孙女。

那晚,老炮太爷讲了灰菜精和穷书生的故事。他讲得活灵活现,我听得入了迷——穷书生进京赶考,救了株被踩的灰菜,灰菜变作绿衣姑娘,夜深人静时帮书生洗衣做饭。后来书生考中进士,俩人成了亲。“所以啊,孩儿,啥都有灵性,人得有慈悲心。”故事讲完,老炮太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。

我光顾听故事,都没发现那女孩啥时候睡着的。直到听见她的呼噜声,爷爷才带我起身告辞,走时都半夜了。

回家路上,爷爷问我:“故事好听不?”我使劲点头:“好听!爷爷,咱明晚还来不?”爷爷笑了:“来,只要你爱听,爷爷天天带你来。”

之后,只要有空,爷爷就带我去听故事。老炮太爷肚子里像藏着讲不完的“冒话”,有穷女婿富女婿的笑话,有穷书生苦读成才的故事,还有二大爷的生活趣闻……

有次讲完故事,老炮太爷摸着我的

头对爷爷说:“这孩子聪明,爱听故事,将来好好培养培养……”当时爷爷脸上的笑,是我从没见过的。

那晚回家,爷爷破例把我背了起来。我记不清我们当时说了些啥,只记得他的脊背又暖又宽,天上的星星仿佛离我们特别近。

多年后我才明白,爷爷带我听故事,不只是满足我的好奇心,更是在用自己能想到的办法,帮我打开看世界的窗。

如今爷爷走了。可每当夜深人静,我总会想起打麦场的那些夜晚,想起爷爷温暖的怀抱,想起老炮太爷讲的那些离奇的故事。

偶尔回老家,我会特意去那片荒废的打麦场。麦秸垛没了,土坯房塌了,只有天上的星星,还和当年一样亮。

我找到当年和爷爷一起看星星的地方,坐下来,点了支烟——我不抽烟,这是给爷爷点的。烟雾袅袅往上飘,像能飘到星空中。

“爷爷,”我在心里说,“我来听你讲故事了。”风吹过荒草,沙沙响,像是爷爷低沉的回应。

我抬头望银河,找牛郎星和织女星,忽然想起老炮太爷说过,人死后会变成星星,在天上守着地上的亲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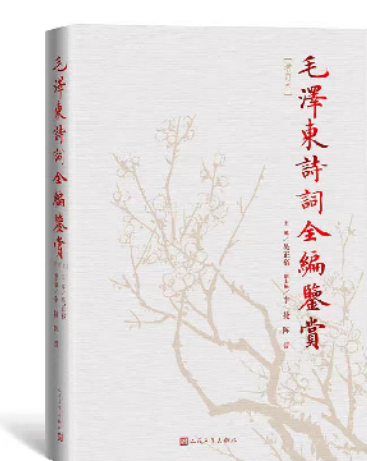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知道爷爷是哪一颗星,但我知道,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,护着我,就像那些夜晚,在打麦场上,他搂着我,指着满天星星,一个一个告诉我他知道的那几个名字。

现在我也当了爷爷,也有了小孙子。夜晚,我常抱着他,指着窗外的星星,讲当年爷爷给我讲的故事。

故事在传,爱也在传。就像那碗喜面条,做法简单,却装着最朴素、最真的情,还有爷爷对我的偏爱,平凡,却暖了我一辈子。

书香周口
悦读推荐

雄奇瑰丽的壮美诗篇



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言为心声,诗以言志。学习诵读毛泽东诗词,是走进伟人内心世界、了解其心路历程的一扇窗户,从中可以真切领略一代伟人的情怀与担当。

毛泽东诗词是记录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宏伟史诗。从早期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“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”的慷慨叩问,到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里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的豪迈宣言,每一首诗词都紧密贴合时代脉搏,生动记录了解放军领导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、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丽征程。

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瑰宝,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,让我们得以触摸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,感受革命先辈为了理想信念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的伟大精神。

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着炽热的爱国情怀与深沉的忧患意识。面对任人宰割的民族屈辱,他“我怀郁如焚,放歌倚列嶂”;遭遇大革命失败的困境,他于“烟雨莽苍苍,龟蛇锁大江”中坚守奋进。这种在忧患中不屈、在艰难中前行的精神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。

毛泽东诗词还展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与博大胸怀。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,他坚信“今日长缨在手,何时缚住苍龙”;面对艰难险阻,他从容应对,“雪里行军情更迫”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他胸怀天下,以“太平世界,环球同此凉热”抒发了共产党人追求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。

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不仅收录了毛泽东的经典诗词,更对每首诗词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解读。从创作背景到艺术特色,从思想内涵到历史价值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剖析,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词背后的深意。无论是诗词爱好者,还是渴望了解中国革命历史、汲取精神力量的人,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厚的滋养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赋

周口赋

南豫见

豫东之原,有土若鼎,其名曰周家口。余驱车而南,望平畴万顷,麦浪翻云;溯沙颍而北,睹巨舶如鲸,樯櫓摩天。昼聆越调之激越,夜闻老子之道德;晨仰太昊之巍峨,暮临龙湖之澹沱。仰观六千年之层累,俯察九万里之烟尘,乃知斯地也,实华夏根柢,中州咽喉;一瓣重花,千秋不休。爰抽短札,以写长谣;虽惭寸管,庶播洪猷。其辞曰:

若夫天开混沌,地剖鸿蒙。沙颍双川,若蛟螭之交颈;黄淮大野,若鹏翼之张空。裴李岗之炊烟,起自八千载;仰韶陶之彩笔,灼灼翻龙。平粮台方城,肇九经之规画;时庄之仓廩,储万国之相供。石铲石镰,耕稼穡于玄黄;骨笛骨哨,奏云门于昊穹。伏羲氏之画卦,一画开天;女娲之抁土,抁土造众。于是,姓氏若星火,播百代以无穷;根亲之念,注四海而俱同。

至若陵寝嵯峨,淮阳之城。松柏森以千章,殿阙焕乎九衢。香雾与云霞交蒸,鼓乐与风涛互驱。春二月初阳,万姓趋跽,八荒辐辏,日涌人潮百万,旗卷晴芜。老子生于曲仁里,道德五千言,紫气东来,青牛西徂。星斗授其玄秘,乾坤纳于方壶。于是康养之泉,潺■鹿邑;高人迹,留止津涂。漕运起而帆樯集,关帝庙前,商贾喧阗;叶氏庄园,雕梁画栋,封贮泉刀之府。越调声高,遏云裂石;胡辣汤浓,荡气回肠。泥泥狗之诡谲,布老虎之雄赳,皆非遗之璀璨,炳若隋珠。

泊乎铁骑纵横,山河震荡。葛鸿昌拍案呼曰:“恨不抗日死!”声裂中州,血热扶桑。杜岗一会,雪枫、望东,把臂而麾旌旗;三岗烽火,燃作豫东之小延安。李之龙潜运兵机,朱斌洒碧血以沃沙壤。烈士陵园,百零八英雄共峙;黄泛区馆,七十八载巨变可量。昔者决口花园,蒋氏以水代兵,浊浪吞千里,饿

殍横四方;今者农场棋布,渠网丝罗,麦豆良种,冠绝九州。昔者黄沙扑空城,百里无炊烟;今者绿海翻金浪,亿亩尽膏粱。机声达于霄汉,物联网之传感器,细若毫芒;亩产增其十五,节水三成,科技腾骧。斯民也,昔为鱼鳖,今为股肱;斯地也,昔号泽国,今日粮仓。

若夫产业六龙,并驾齐驱;伏羲之根,衍为文旅之盛;老子之道,化为康养之区;漕运之码头,复活临港之枢;黄泛区之粮,崛起种业之都;红色之血,凝作研学之旅;非遗之味,喷成轻工工业之珠。六大 IP,精准耦合;软自化硬,古已腾今。于是港口吞吐,四年四阶,直达沪津;育种硅谷,万里播芳。麦豆之粒,搭乘郑欧班列;鸡肉之鲜,经连云港而抵扶桑。智慧农业,输出乌克兰;一年两熟,产量倍增于他乡。生态景区,桃樱夹岸;研学宿舍,红歌绕梁。产区亦景区,农房亦客房;黄沙亦金沙,灾水亦利水。此非社会主义之伟力,孰能转祸禔而若此乎!

瞻彼未来,宏图已张:临港新城,开放前沿;周项淮西,组群群星;沙颍如带,系此琳琅;教育医疗,并驾齐康;住房养老,兜底无殇。数字政府,一网统管;平安周口,法治之光;共同富裕,示范之方。嗟夫!古有陈地,今有周口;昔载文明之舟,今扬复兴之橹。人与城共荣,道与产互哺;幸福生活,若日之升;魅力周口,如月之恒。

乱曰:
淮阳一瓣花,羲皇开其芽。
老子青牛迹,紫气满中华。
沙颍通江海,漕运走龙蛇。
黄泛昔沉沙,今作万顷嘉。
红色血未冷,转成研学车。
非遗蒸云霞,轻工业若霞。
六龙共蹒跚,百业竞纷葩。
他年若回首,周口最堪夸!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

随笔

寒夜里的甜

张华

吃过晚饭,我走到小区大门口,望见昏黄的路灯下,停着一辆三轮车。车斗里,斜摆着一堆甘蔗,根根挺拔。车旁,立着两个年轻的身影,男子清瘦,正埋着头,用力摇动那台笨重的榨汁机的手柄;女子围着一红色围巾,利落地将长长的甘蔗送进机器口。走近,我心尖一颤,车斗旁还有个小小的身影——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,裹得像个圆滚滚的棉球,正蹲在地上,抱着一根短短的甘蔗梢,专注地、津津有味地啃着。

因晚饭喝了点酒,我想买杯甘蔗汁解酒。那男子抬起头,露出一张被冷风吹得发红、带着些许稚气的脸,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他看见我,憨厚地笑了笑,露出一口白牙。他手臂摇动榨汁机手柄,一起一落,带着一种沉稳的、属于劳动者的节律。那鲜甜的、带着植物清香的汁液,便汩汩地流入塑料瓶。

“天这么冷,还带着孩子出来,真是不容易。”我接过甘蔗汁,忍不住说。

女子用围巾擦了擦手,笑道:“没办法呀,生意就得赶这时候。娃娃放在家里没人带,跟着我们反倒安心些。”她说话时,眼角的笑意自然而温暖,看不出半分对生活的抱怨。她转身从车上扯下一块小棉被,仔细地给那蹲着的“小棉球”又裹了一层。

我无事,便同他们闲聊起来,话语间,拼凑出他们简单的过往。他俩原是中学同学,年少的情愫生了根,便早早地告别了课堂,成了家,有了眼前这个啃甘蔗梢的“小棉球”。问起为何不像别人一样,去南方的工厂寻生计,男子停下手里的活儿,用袖子抹了把汗,说得实在:“没技术,进去也是卖力气。不如在家里,跟着爹妈学了这个营生,虽然辛苦,但一家人总能在一起。”

“是啊。”女子接过话头,麻利地收拾着甘蔗皮,“苦是苦点儿,累也累点儿,可你看,白天我们一起削甘蔗,晚上一起出摊,说说笑笑的,日子也过得快。挣多挣少,都是我们自己的,我感觉很幸福。”她说这话时,目光扫

过她的丈夫,又落在孩子身上。那眼神里,没有对繁华都市的向往,只有一种守着一方天地、笃定的满足感。

一阵冷风吹来,我不禁缩了缩脖子。地上的孩子却浑然不觉,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举着那根被啃得斑驳的甘蔗梢,蹒跚地走到父亲腿边。男子弯下腰,一把将孩子抱起,另一只手继续摇着那沉重的手柄。孩子便在他怀里,居高临下地看着那汩汩流出的汁液,“咯咯”笑了。那笑声,清亮亮的,竟似比那甘蔗汁还要甜上几分。

我看着这一幕,忽然觉得这寒冷的夜晚也变得温暖起来。这一家三口,连同这辆三轮车,仿佛自成一个小小的、温暖的世界。他们的世界不大,或许就是这一车甘蔗、这条街、这个城市。他们没有宏大的理想,所求的,不过是一家人“热热闹闹”地在一起,用双手共同托举起一份实实在在的生活。

我的心,仿佛被这幅“热热闹闹”的画面轻轻撞了一下。我转身,看着路对面的火锅店,想起儿子的艰辛创

秋光映水

李军摄